灯花

『骗秤』止于监管

诸震鸣

有位苏州的女士很少去附近的朱家庄农贸市场买菜，而是选择去较远的超市，原因是朱家庄农贸市场『经常有缺斤短两的现象』。近日，朱家庄农贸市场断然采取措施，统一向经营户提供电子秤，这让当地不少市民看到了整治『黑心秤』的希望。那位女士就此决定去该市场看看，『要是秤准的话，今后就不再舍近求远……』这说明，『骗秤』的消失将会为市场重塑形象，引来顾客。

有人以为搞『骗秤』笃定有可观的钞票进腰包，殊不知，你在电子秤上『动手脚』，肯定会吓跑顾客，到头来门可罗雀就难以避免。不过，确也有尝到『骗秤』『甜头』的，一时也没被发现，心中窃喜焉。否则，『骗秤』便不会成为顽症了。

令人眼睛一亮的是，朱家庄农贸市场的管理方，要求每个经营户都必须签订协议书。双方协议如下：发现经营户人为损坏电子秤铅封，毁坏遮挡电子秤年检标识，或擅自使用自己的电子秤，或『改造』电子秤的，第一次亮黄牌停业整顿，第二次亮红牌彻底清理出市场。这样的协议真正落实了，称得上监管到位，『骗秤』可以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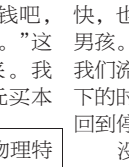
不过，作为顾客，面对『骗秤』也应有所作为。当你发现所买的东西少了斤两，千万不能『算了算了』了事，而须『斤斤计较』，向对方讨个说法，或向有关部门投诉，至少也应该像本文提到的女士那样拒买。要是众顾客都能尽到监督之责，那么对市场的监管就将是全方位的，也就更有力、更到位。其实，群众监督之不可无，又何止于根治缺斤短两的现象呢？

五十元钱

杨晨

公司组织旅行，去西部的一处风景地。在车上，导游就告诫我们：到了那儿，一不要和当地的小孩拍照；二不要购买当地小孩兜售的所谓纪念品；三不要和当地的小孩搭讪。否则，很可能会惹上麻烦。这“三个不要”，我们都默记在心。

那天刚下车，还没来得及望一眼好山好水好风景，正如导游所说，一大群当地的小孩就围了上来。干燥黝黑的脸，凌乱纠结的头发，脏乱破旧的衣服，七嘴八舌地问着，“要合影吗？”“拍一张只要5元钱，3元也行……”“这是我自己做的纪念品，很便宜，买一个吧！”对于他们的要求，我们统统都说“不要”。但是，他们很执著，没有放弃的意思。一个小男孩一直贴着我走，手里拿着若干染了色的石头。



他也就10岁的样子，跟着我，喋喋不休。但我却始终不为所动。末了，他仰着头对我讲：“那么，你就给我1元钱吧，我去买写字的本子。”这句话让我停了下来。我想，他真的缺这1元买本子的钱吗？而上学，倒确是一个要钱的好理由。

我想给他，但是，这小男孩的眼睛出卖了他。我从这双混沌无神的眼睛里，读出的是“理所当然”、“无所谓”之类的意思，是一种久经世故的熟练。但我觉得自己的举动真有一点不可思议，鬼使神差地，我从包里拿出了50元钱，递给了那个男孩：“我知道你问我要那1元钱一定不会去买本子，现在，我给你50元，我希望你至少去买一本本子，一支笔。”小男孩接过了钱，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知所措。然后，他没有再看我一眼，也没有说声“谢谢”，就一溜烟地跑了。

其实，我给他50元钱，一来是想求个安静，二来也是为了一种莫名的心安，虽然我知道，他不会用其中的1分钱去买书或笔。

即使有了这一段插曲，该地区的绝美风光仍然弥补了开初的些微不愉快，也让我很快忘了那个男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们流连忘返，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停车场。

没想到，在我们的大巴旁，我又见到了那个男孩，说起来，是那个男孩认出了我。他径直跑来，不知塞了一样什么在我手里，然后说了声“谢谢你”，又一溜烟跑了。

借着车子的前灯，我看见男孩给我的是一块有着漂亮花纹的天然石头，还有一张纸，上面用铅笔端端正正地写着：“我会用你给我的钱去买书和笔的，一定，谢谢你。”字极不好看，但是，我的眼泪还是落下来了。

后来，听司机说，男孩在车旁等了很久很久。

我知道50元钱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它起了作用。他有了变化，这就够了。

说成都

曹正文

蜀中自古称天府，人杰地灵是成都。青山作屏蜀道险，锦江涟漪成画图。吾欲蜀中行，心喜诗情涌，仰面大笑入蜀去，要看西南美成都。

成都美如画，四时风光殊。春到成都雨如酥，二月龙泉桃花吐，天彭牡丹比洛阳，姹紫嫣红可入赋。夏到成都品麻辣，沿街美食接商铺，龙池森林凉风拂，青城山上好避暑。秋到成都上峨眉，满山红枫几美姝？剑阁闻铃秋风瑟，九寨沟里黄金树。冬到成都雾正白，西岭雪山一画图，欲说大佛上乐山，都江堰上话千古。

蜀中多才子，诗赋比山多。相如一曲凤求凰，文君沿街当酒垆，《子虚》一赋惊刘彻，《白头吟》诗留丈夫。青莲出蜀入长安，诗惊玄宗杨妃墨，蜀道铸成大诗人，李白妙篇人间无。宋代蜀中大人物，唐宋八家有三苏。老泉写下《辨奸论》，苏辙才情也不输。最喜东坡真才子，诗文书画有妙著。胸吞蜀山千株竹，笔著四川风情书，心怀黎民筑苏堤，身陷乌台见气度。蜀中山水孕伟人，千古文坛本姓苏。

蜀中文化地，成都儒道佛。南郊武侯祠，诸葛《出师表》，六出祁山擒孟获，鞠躬尽瘁先帝墓。浣花溪畔有草堂，诗圣潦泊一杜甫，《三吏》《三别》哭苍天，心怀忠义一鸿儒。青羊宫里观道教，老君山上有飞瀑。欲寻仙山到彭州，五龙洞中落玉珠。成都北郊昭觉寺，千年古刹多高僧，文殊院里香火袅，钟声不绝可夜宿。儒家忠魂道家骨，成都庙寺多说佛。

山奇水秀说成都，最喜蜀中好风物。蜀锦蜀绣夺天工，瓷胎竹编满店铺，欲寻石刻去安岳，水井坊里数翠竹，沿街可摆龙门阵，"碧潭飘雪"一茶壶，蜀中火锅天下闻，川戏妙曲世间无，康定情歌听不够，望江楼畔说千古。

蜀中归来还思蜀，信手写来不足数。蜀中美妇惊艳看，犹胜薛涛女校书。只因才气冲九霄，蜀中文才世界殊。

“长命牌”牙刷

马蒋荣

老上海都知道，“长命牌”是个著名的牙刷品牌。记得有一幅《一毛不拔》的广告漫画就是专门画这个牙刷的：一个大力士拼命在拔一把“长命牌”大牙刷上的毛，虽然大力士已经满头大汗，但牙刷仍然“一毛不拔”。计划经济年代，几乎每个上海人都用过这牌子的牙刷。

当然，任何长命的东西也是有生命周期的，“长命牌”牙刷也不例外。一般使用一年半载后，牙刷的毛虽然不掉，仍“一毛不拔”，但毛会弯曲变形。刷牙时，牙齿刷不着，却会把牙床刷出血来。

但我至今还记得看到过的一把真正长命的“长命牌”牙刷。那是我刚进工厂做学徒的时候。一天早晨，在集体宿舍的洗脸池前，我看到一位老师傅使用的牙刷非常特别——上面的毛虽然全部都在而且笔直地竖着，但却非常短，好像只有5毫米左右的长度。我问他：“伏师傅，您这把牙刷用了几年啊？”“已经5年了！你看，等这牙刷毛在我牙齿上磨光还要好多年呢！”

这把“长命牌”牙刷，堪称牙刷中的翘楚！

夜光杯

这匹青色的“马”

唐羽

这一次，朱乐耕带来了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在上海美术馆里，他的个人陶艺展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陶艺家，对中国传统陶瓷观念的冲击，还有对新材料与新器型的执着探索。

朱乐耕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而后去了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创作中心兼陶艺中心主任，他想在更大更高的平台上，用创新作品与世界陶艺对话。

我去过景德镇好几次，知道在那里有不少大师，自己并不拉坯，更不做练泥淘泥之类的活儿。他们从工匠那里买来瓷坯，画上几笔，然后再交给窑工去烧，成了，就拿到店里出售，标价几万到几十万，或拿去展出，往往还能抱得奖杯归。而朱乐耕是一个从拉坯到调釉及至烧窑一整套程序都亲自操作的为数不多的艺术家。我跟他到简陋的乡村小店里买过釉药，看他跟师傅们探讨釉料的配比，神情极为专注。有时候，他的作品呈现的效果会很奇异，是因为这种釉色是他自己调出来的。

朱乐耕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并被中南海紫光阁、文化部、中国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及日本大阪中国美术馆、韩国园光大学美术馆等收藏。他还用陶瓷为韩国麦粒音乐厅内外墙面作了覆盖性装饰，从根本上颠覆了回音壁的传统材料，在国际音乐界引起了极大震动。

朱乐耕的作品充满诗意，有一种淡淡的乡愁在纹饰和器形里凝固着。无论是壶，还是盘，只要放在恰当的地方，整个屋子就充满了灵动之感。

这次展览上有一件作品“混沌之初”，它是一种裂纹釉，在蓝色的底子上裂出一片片如破雾而出的朝霞般的釉色，如混沌初开的宇宙，也如清晨的迷雾，迷蒙中含有伤感。他告诉我，烧了一百多件才选出这样一件来，真正的百里挑一。

作品“天那边的云”系列，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两件，送来上海的几件体现了一种明快情调，它们是用泥板拼接的镶器，制作难度极高，粘不好就会倒坍，烧不好也会变形。它们的外表罩了一层亚光色的白釉，里面却透出红、黄、蓝的高温色釉，色彩对比十分明快。在白色的亚光釉上有着白云般的肌理，里面露出的红黄蓝的色彩也仿佛是天边飘来的朵朵云彩。

“云霞之间”，用的是两次烧成的方法，是在传统的纹片釉的启发下烧制的，色泽非常特殊，而且富有创意。也是烧了近一百件才得到了三件，其中有一件被中国美术馆的负责人一眼看中，二话不说就“收缴”了。

我最欣赏朱乐耕创作的“行空的天马”系列作品，他将影青釉的物理特征发挥到了极致，整个作品像一潭清澈的湖水，湖水浅处站立着迎风独立、鬃毛飞扬的骏马，为了体现一种秀美，马的骨骼被拉了，但嶙峋瘦骨中积蓄着无穷力量。

朱乐耕喜爱影青釉，这是一种如青白玉一般的釉质，即使在地下干燥之处埋藏一千年也不会变色，细看之下还有蝉翼纹的开片，有细密的气泡，有碧蓝的结晶，有金色的土沁，极为丰富。朱乐耕就像宋代的影青瓷，披一肩疏绵的碧云，又如湖水一样清澈见底。

天那边的云(局部) 朱乐耕 作品

今宵打谜

洪寿仁

双双进入古稀年

（字一）

昨日谜面：选购“比基尼”

（三字俗语）

谜底：想穿点（注：别解为“想穿三点式衣服”）

“赤膊人”行于道

阿也

夏日的沪上，常见别样之“风景”。

君见否，除几条大马路外，街头巷尾总会有一些“赤膊人”在那里大摇大摆地随意走动。

“赤膊人”有独行者，也有结伴而行的；不仅街上有，公园等公共场所也有；甚至还有骑自行车或开助动车的“赤膊驾驶员”。我就曾见有3个“赤膊人”同骑一辆助动车在马路上疾驶而过。更有甚者，那天竟见一个“赤膊人”肆无忌惮地登上了公交车……

“赤膊人”在城市“大行其道”，真是与我们这个国际大都市“格格不入”，太煞风景了！

“赤膊人”招摇过市可以休矣。

细节

冤哉戴嵩

牛宪纲

唐代画家韩滉、戴嵩师徒，皆以画牛妙绝名于世，但二者的口碑则大相径庭。

韩滉的《五牛图》，珍藏故宫，尊为“神品”，视若拱璧，堪称国宝。而提起戴嵩，往往是做“反面教材”。这怪不得别人，只怪东坡先生。他在自己的《仇池笔记》里，讲了一个小故事：“有藏戴嵩斗牛者，以锦囊系肘自随。出与客观，旁有牧童曰：‘斗牛力在前，尾入两股间。今画斗而尾掉，何也？’”

东坡先生何许人也？文坛巨擘，又兼精书画，此语一出，遂成定论。后人信以为真，常借此例作警世之言。

我曾在乡下牧牛数月，每观牛角牴，无论黄牛、水牛，斗起架来，尾巴都是随势而动，并不总是“尾入两股间”。东坡学识淹博，实不该出此错讹。但话说回来，他一生虽屡遭贬谪，毕竟不像“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牧过牛、放过羊。画牛亦非他的强项，更缺乏观察写生，说错话，并不奇怪。东坡白纸黑字，理应文责自负，只是苦了戴嵩，被人笑话了九百多年。

其实，戴嵩画牛“尽得野性筋骨之妙”。青出于蓝，“过滉远甚”。他画的水牛，瞳孔中隐约可见牧童，冠绝一时。与擅长画马的韩幹并称“韩马戴牛”，传为艺坛佳话。可叹的是，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拿戴嵩取笑，而且没完没了，岂不冤哉！

台南“棺材板”

周天柱

未去宝岛之前，一句如雷灌耳的岛内流行语早就铭刻在心：“去台湾不品尝小吃，就等于没有去过台湾。”台湾小吃真的如此魅力无穷？一个大大的问号不时在脑海盘旋。

此次正好有机会去宝岛，还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就向导游杨小姐自行宣布：“晚宴能免则免，我的最佳选择是灯光小吃夜市。”

抵达台南已是掌灯时分。小雨霏霏的周末夜市街头食客如云，人头攒动。“老周，今晚你选秀，我请客。”尾追上来的小王自请做东。

话音未落，在我们面前赫然出现一个醒目店招，上面用粗黑字体书写着3个大字——“棺材板”！不禁令我等毛骨悚然。在旁的杨小姐却已“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棺材板一级棒，就尝这个。”

我和小王双目对视，既然是“一级棒”，那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我们进店找了一个冷僻角落，硬着头皮坐了下来。抬头仔细一打量，嘿，店堂人声鼎沸，生意还真红火。

许氏店主得知我们来自上海，显得特别殷勤。他先请店小二沏了一壶清香浓郁的乌龙茶，随后指着小二端来的奶香四溢的“棺材板”笑道：“全台的‘棺材板’，就数我们许记小店最为正宗，这可是祖传的看家小吃。”许是那天许老板心情特好，还特地向我们揭了“棺材板”的秘：原来，这道名点原先叫做“机关板”，因词不达意，隐晦难懂，食客寥寥。后来祖上左思右想，根据它的外形，干脆叫了“棺材板”，因与“官”、“财”谐音，竟因此大受欢迎，遂成台湾最盛行的独特小吃。

此时，我仔细打量这盛放在精巧的青竹盆上的长条形、厚实实、黄灿灿的“棺材板”，它正滋滋作响呢，一股浓重的奶味和着肉香、豆香，从脆酥的土司中渗透而出，引得我鼻翼翕动。店家叮嘱我们，一定要趁热吃啊。

手拿“棺材板”猛咬一口，顿觉满嘴生香，鲜美异常。细细分辨，土司松脆，青豆酥软，马铃薯香烂。据说作为原料的马铃薯均由指定的供应商定点供应，要用小火不停地煮三四个小时，然后与鸡肉、豆仁及由祖传秘方调配制成的牛奶面糊充分搅拌，再塞入土司油炸而成。而独特口味成败的关键，更有赖于大师傅凭经验掌控火候及制作的时间了。

我顾不得医生减肥的叮嘱，竟猴急地连吃3个还不过瘾。突然想到可是小王埋单，只得悻悻作罢。欲买几盒带回上海，可想起店家的提示，“必须现炸现吃”，只得忍痛割爱。盼望许氏小吃店能早日落户黄浦江畔啊！

七夕会 美食情怀